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钱 学 森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和科学体系的构想

我从前在国外，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做了点事，对于应该怎么办，问题应该怎么看，有一些体会，我自己还满得意，因为那总算是自己的心得。后来回到祖国以后，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觉得我那点东西就太肤浅了。经典著作里都有，而且比我说得好得多，深刻得多。打那以后我就感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那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号召我们去学习。我是认真地去学的，越学越觉着有味，有那么几本书，学完了以后，觉着里边的一些道理，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非常之开窍。

这几年，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并列的，我就很纳闷。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就说过，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研究社会现象、建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用大量的社会历史现象的事实来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我觉得列宁的这种说法是对的。世界上的一切理论，都是一层一层

地概括的，到了最高层次就是哲学，就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总结出来的最高的原理、最有普遍性的原理。这种最有普遍性的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谁也不能违背的。外国的一些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犯错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老是弄不清楚。要不就是唯心主义，要不就是机械唯物论。前几年我看到一位外国科学家，曾获得诺贝尔奖金，是搞脑科学的，名字是R.斯派雷(Sperry)，八十多岁了，在脑科学上很有成就。他在一篇文章中一开始就声明：“我反对马克思主义”。其实他讲的许多道理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说，脑的作用、思维的作用是有不同层次的，不要把低层次与高层次搅在一起。人的意识的作用是脑功能的最高层次。这话讲得很好，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他在科学上有成就，不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是不行的。他恰恰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哲学原理，可是他却反对马克思主义，真是滑稽。他自觉地说他反对他在不自觉地运用的道理，你说可笑不可笑？

下面,我谈一谈科学以及人类的知识的问题。

科学可以包括几个部门。从历史上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恐怕只有一门,这就是自然科学。当时,只有自然科学比较完整,比较系统。不过,那时的自然科学也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发展水平。当时,将科学理论用于工程技术还刚刚开始,在世界上出现设有工科的高等院校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所以,马恩的时代只有自然科学,而且只有基础科学这个层次,没有直接应用这个层次。到了十九世纪末,工科高等院校一下子发展起来,工程技术成为自然科学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用自然科学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部分。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出现另一种现象:在基础科学和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技术之间又出现了一个技术科学或叫应用科学的层次。总之,自然科学领域比较发达,历史较长。在自然科学系统中,首先是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其次是技术科学,如电子学、力学等等;然后是各式各样的工程技术,如机械工程、航空工程、航海工程,等等。这是个纵向门类的划分。后来,我想,这些门类还要概括,往上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挂起钩来。就是说,要有个桥梁。

这个桥梁是什么呢?我认为,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桥梁是自然辩证法。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内容,现在有争论。我不同意于光远同志的看法。他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多门学科的学科群。我觉得不能那么看。我认为还是应该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恩格斯在开始构思他的自然辩证法时,曾给马克思写过一封信,向马克思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运动、物质在时空中的运动、物质运动的层次、不同物质运动层次之间的联系,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的内容。

对于其它科学门类来说,我认为,社会

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历史唯物主义。数学也是个独立的、普遍运用的科学,它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数学哲学,数学家叫元数学。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系统论;思维科学的桥梁是认识论。还有人体科学,研究人体与复杂环境的关系的科学,它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人天观,研究人与自然的联系。一九八二年以前,我想起了这六门科学。后来发现这还不够,忘了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了,把军事科学忘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中国人对军事科学的造诣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军事科学不限于打热仗,现在不是还有贸易战、商战吗?人类大的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都是军事科学的内容。军事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军事哲学。下面谈谈文艺。

文艺与其它科学门类大不一样。文艺作品不是科学。但是,研究文艺的文艺理论是科学。文艺理论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就是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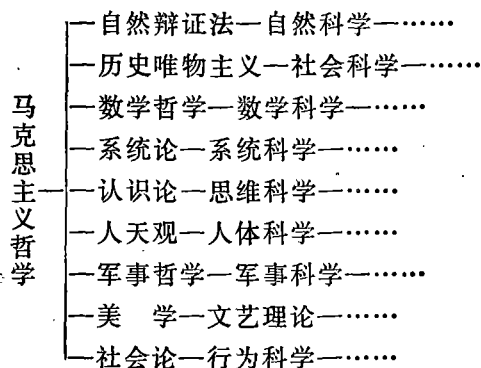
今年初,我发现这八门科学、八个桥梁还是不够,发现还有个行为科学,我们无法把它安到哪个学科之中,安不进去。于是,我在今年四月中国科协的“交叉科学”讨论会上讲,还有个行为科学。它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应该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后来《光明日报》把消息登了出来,许多人来信建议这个桥梁应该是什么什么。我觉得谈得都不对。最近我写了篇文章,谈行为科学的体系,发表在今年《哲学研究》第八期上。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行为科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为科学。我的定义是:行为科学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里面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在社会中的发展,一个是人的意识与社会的发展。我认为,人的意识跟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般地说,人的意识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因此,人的思想总是要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但是也有例外,

当社会受到落后制度的阻碍,没有向前发展,人的思想就要超越现实,就要革命。比如,在我们国家,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是个先进的集体,人民大众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他们的思想超越了旧中国的现实,是先进的。但是,如果社会不是停滞,而是发展的,特别象我们现在的中国,有很先进、水平很高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国家这几年发展很快。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大多数人思想都跟不上。因此,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些过去很好的党员、干部,现在却去搞歪门邪道,卖假药,等等。这些人老脑袋瓜,现在一下子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要富裕起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办就错,不知道要富起来还要守法,而且这法又与老的一套不同,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法。正象黑格尔所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没有什么可怪的。我们是搞科学的,不要动气,要冷静地去研究一下。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你们研究文艺的同志。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就到处向人家介绍,就是《中国社会科学》今年第三、四期上发表的一个女青年叫季红真的文章,题目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她讲的是文艺,讲文学在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以后的发展,但她讲到了整个社会的核心问题。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行为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如果暂时起不出更好的名称,就叫它社会论。总之,行为科学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工作、伦理、教育;再一个是法制。实际上,中央已经采取了措施。一个是精神文明建设,一个是社会主义法制。人的意识跟不上形势的问题不是暂时的,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不过,总会有一些先进人物能够跟得上,走在社会的前面。我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后要大力发展文化教

育,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这样一来,我就把科学划为九个部门,搭了九个桥梁。

我们可以把这一科学体系表示如下:



我这样讲,是为了强调科学是个整体,而不是分割的。这一点很重要。所有的学科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不大赞成所谓“交叉科学”这个概念。所有的学科都是交叉的,相互联系的。我也不赞成“边缘科学”的说法。有边缘,还有中心呢。你就是中心,他就是边缘?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的。有的是老的,有的是新的。老的也可能经过换装变成新的。总之,各个科学部门是个整体。对此我有许多体会。我在实际工作中,不是仅仅用哪一门科学。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用哪一门科学可以解决的,都需要把各门学科有用的东西一起运用才能解决。我们强调科学的整体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科学技术最高的概括就是哲学。哲学指导我们一切科学部门的研究,是一切。

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僵化的。恰恰不僵化。因为它通过九个桥梁与各门科学相联系,各门科学的发展又通过桥梁反映上去,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在《文艺研究》一九八五年一期上说过,我这个人“离经”这个罪名是免不了的了,因为讲了些经典著作上没有的东西,但我不承认

我是“叛道”；我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的，可是我不迷信书本上讲的东西。

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全部科学技术组织在一起，也可以解决当前哲学界在议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吉林大学高清海同志在《哲学研究》一九八五年八期上就有一篇专论讲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百年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说过，由于自然科学的兴起，“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我现在又进了一步，由于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只有同全部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它的所谓“哲学”也将“最终被清除了”。这不是彻底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人类通过实践创造的知识都包括到上面的科学体系之中了？没有。有好多好多东西不在这个体系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实际工作经验。但这些经验还不是科学。有些事情，说不出道理，但你按照那个办法做了，就能解决问题。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医理论，中医的医药学。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的宪法上都写着要发展传统的医药学。但中医理论确实和现代科学技术挂不上钩。它是宝贵的知识，但不是科学。我用了一个词，把它叫做前科学，是科学以前的阶段，还没有进入科学，将来终将进入科学。人类的社会实践就是这样，先形成经验知识，这是前科学，然后上升到科学，再一步步上升，最后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关于系统论的一些问题

现在理论界都在谈“三论”，我们的高级领导人也讲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就是所谓的三论。我不同意笼统地提三论，把三者并列起来。我认为，不是三论，而是一论。我刚才讲过，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系统论，而不是控制论、信息

论或三论。在系统中，当然包括了控制的概念、信息的概念。因为是个系统，它就不是分割的，而是有层次的，分部门的。层次之间、部门之间要互相影响，当然要通过控制，通过信息。最根本的概念是系统。所以说是一论，怎么是三论呢？我早就开始宣传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系统论。十年内乱时，说了就要挨批，所以就暂时不说了。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又来劲了。从那时到现在，过了六、七年，已经被普遍接受了。最近全国政协开会，邓颖超同志最后讲话时也用了“系统工程”这个词。实际上，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有系统的、分层次的。你要分析研究这些现象，就要用系统的观点。

关于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他的名字前边有个冯，是个贵族。他是奥地利人。他有局限性，但也有很大的功劳。作为生物学家，他的贡献就在于批判了还原论。他认为，还原论研究生物现象，由器官到细胞，由细胞到细胞核，细胞核到分子，再到原子，越弄越糊涂，不能解决生物学的根本问题。这种看法他在三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后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跑到美国，继续宣传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对的。完全依靠还原论不解决问题。因为你把完整的事物越切割越细，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那么，是不是只是到了贝塔朗菲才有系统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没有呢？不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说过，现在研究自然已经不能把它分割开来，而要把它看作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这个思想很清楚，不是系统观点吗？当然，马克思恩格斯限于那个时代，还来不及发展这个思想。所以我们现在发展系统论，绝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要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于外国人，我们应采取科学的态度。

他们说得对的，我们应该吸取；说得不对，就应该指出来。今年八月中旬有位瑞士联邦高等工学院的教授在钢铁学院讲控制系统理论，画了个图，有机械系统，电机系统，生物系统，等等。他说这些系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搞不清楚。如果再往后，到了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就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讲完以后，我憋不住，就站起来说：“我们的朋友讲：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完全一抹黑，无法了解。这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因而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对社会的看法也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朋友可以走他的路，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翻译大概译给他听了。我的意思是：假如把社会看得一抹黑，无法了解，我们还搞不搞社会革命、社会制度的改革？要进行革命或改革，就是说社会并不是不可知的。总之，外国人说的东西可以参考。比如，我宣传的系统论、系统科学并不都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也参考了他们许多人的看法。但不要不加分析地盲从。

关于苏联的系统论研究，比如乌约莫夫等人，有些悬空，有些脱离实际。苏联哲学家常犯的毛病就是空空洞洞，不结合实际。我研究系统科学、系统论，从系统工程开始，与实际联系起来。中间层次是技术科学。我把控制论、信息论放在技术科学这个层次，它研究信息的传递、系统的控制。在这个层次还有运筹学，等等。再上边的一个层次，就是系统学，然后就到了桥梁——系统论。再上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之，要结合实际。脱离了实际，你还谈什么呢？当然，我不是反对理论。理论脱离不了实际，实际也脱离不了理论。理论跟实际是冷与热的结合。搞理论的头脑一定要冷静，但完全学院式的研究是不行的，一定要投入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一冷一热，要结合。

三、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

一九七九年，中央党校约我去讲课，我

说：电子计算机可以代替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当时反映很强烈。有人说我是机械唯物论。但我一直坚持我的看法。然而，当初有些说我是机械唯物论的人，现在一下子又跳到另一边，说计算机可以完全代替人。实质上，对这个问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人脑的结构复杂极了，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虽然脑科学最近二十年有很大发展，是个热门，但是，脑科学的成就，在现在来看，仅仅摸到了人脑的很有限的一点点。而且，我们知道，人脑这个东西是变化的、发展的。人由于实践，使人脑不断变化，或不断提高。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刚生下来的娃娃，要学习，要受到环境的影响，脑子就会不断地发展变化。人脑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人的实践不断变化的。然而现在的机器人，却简单极了，恐怕最笨的人都比它聪明，你让它干什么它可以干，没有设计那种程序，它就干不了。我讲一个笑话：去年日本东京开了个第五代计算机会议，宣传得很厉害。日本方面也确实拿出了一些成果来给大家看。我们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位北京大学的副教授叫马希文，他是研究逻辑的。他在参观时，看到这样一种表演：有一台电子计算机，只要谁在钢琴上弹一个旋律，一个曲调，电子计算机马上就会把乐谱给你翻译出来。参观的人中有很多人去尝试，计算机都给翻出来了。马希文同志就在旁边看，大概看出了一点窍门，就走上去也弹了一段。他弹的是和声，很特别，不是按常规弹的，结果机器人就傻了眼，几分钟过去了也翻不出来。机器人的本事就那么大。现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是个热门，而且它确实非常重要。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智能的电子计算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的发展已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可想而知，如果计算机有一些智能，就会如虎添翼，就更不得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产业革命，大

约经过了一百多年,到本世纪初,才形成自动化。现在的计算机,只是会计算,就已经对社会产生了这么大的作用,象托夫勒、奈斯比特讲的什么浪潮呀,趋势呀,等等。假如计算机变成智能机,即使智能很有限,那也非常了不起。不过,说到底,它的智能毕竟是有限的。象刚才所举的例子,日本的机器人让我们的马希文同志一治就给治住了。人比它要高明得多。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永远是这么一种关系:机器是人做的,人创造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机器,人就又聪明了一些。这个距离总是这样。这种观点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为机器可以消灭人,就是机械唯物论。

四、关于数学方法的运用

数学是一种方法。以前我不知给多少人讲过,数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数学本身的意义应该让数学家自己去讲,对于我们这些运用数学的人来讲,数学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工具。不过,数学不能改变正确与错误。你原先是错误的概念,再用数学也正确不了;你原来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不用数学,无非是慢一点,但终究还是正确的。总之,数学仅仅是一个工具。用了一种更好的工具,可以使你的工作顺利一些,迅速一些,省力一些。例如:研究“红学”的同志,关于《红楼梦》中人物的年龄历来有争议;但书中人物数很多,一个个去数,实在没有这个精力。争议也就解决不了。但现在镇江市地震办公室的彭昆仑同志用了系统工程的方法,通过电子计算机计算,把问题比较圆满地解决了;黛玉入都时为九岁,并探讨了《红楼梦》中的三个年龄序列的原因(见“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这是把系统工程用于文学研究了。

当然,现在有些乱用数学符号、数学公式的人,我看无非是唬唬人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五、关于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以及物质世界的层次(五观)的问题

关于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问题,我认为,所谓非决定论,无非是有些因素、有些因果联系还没有认识到,这些因素在产生作用,但却不在你的控制之内,所以产生了非决定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在量子力学中,爱因斯坦与玻尔的争论,现在已经有苗头说明为什么会产生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这就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深入到物质世界再下边的一个层次。如果深入到物质世界的下一个层次,进一步揭示物质世界的规律,就会是决定论而不是非决定论了。这个问题自量子力学产生以来,一直在争论。现在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在于向物质世界更深层次挖掘。我们过去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只有宏观、微观两个层次。所谓宏观,比如我们这些人,房子,地球,都属于这个层次。所谓微观,要用到量子力学,要深入到分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这个世界。我们国家的天文学家戴文赛教授提出还有个宇观,就有银河系那么大,十万光年左右。目前物理学上有个苗头,发现微观世界下面还有个层次,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渺观。不仅如此,在宇观上面,也还有个层次。从前在天文学、宇宙学上有个宇宙的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从前是从一点开始的。这在哲学上总是通不过。哲学家们提出:宇宙在大爆炸的一瞬间之前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否存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谈过这个问题。当然,宇宙大爆炸理论有很多与天文观测相符合之处,但也有许多现象说明不了。于是,在五、六年以前开始出现一种理论来修正它,这就是暴涨理论。这个理论就解决了上述问题。它认为宇宙不只我们这一个,我们这个宇宙是在我们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在更大的范围里还有更多的宇宙,五花八门的宇宙。这又是

无限的了。这个范围就更大，我给它起了个名，叫涨观。所以，现在不是宇观、宏观、微观，而是涨观、宇观、宏观、微观、渺观，是五观了。但是五观是不是到头了？没有。科学是无止境的。在一定的层次里，你说是非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层次的看法，不要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在实际生活中，非决定论的因素总是有的。人不可能了解全部情况，你不了解的那部分在起作用，无法控制，当然是非决定因素了。决定与非决定是辩证的统一。在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中，也应该这样看。

六、关于文艺理论基本观点与方法的关系

上面说过，数学方法不能改变正确与错误。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改变原来理论的正确与不正确。方法不能改变本质性的东西。因此，文艺理论要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文艺理论观点上，同时为了研究的需要引用现代所有有效方法。就是说，你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的，即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先树立正确的理论观点，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如果没有正确的观点，只有数学符号、概念术语，那么你的所谓方法是空的。你不要在那儿变戏法，不要把你的老底藏在数学符号后面。你先亮你的老底，谈你对问题的基本观点，然后再说你的方法。在我们自然科学领域，不允许拿符号、方法代替基本的认识。自然科学界的名家都是一上来就先谈自己对问题的基本认识，用简单的语言，把基本观点很清楚地表达出来，然后才用很高深的数学等方法谈自己是怎样处理的。不能先用符号、公式唬弄人。这在自然科学界是不允许的。

据说在文艺理论界有种说法，说今年是“方法论年”，明年是“观念年”。我看，还是先谈观念，后谈方法。咱们今年就是“观念年”，先谈你的观念，把你的老底亮出来，

今年吵不清，明年再吵嘛。我始终认为，方法是第二位的，根本的认识是第一位的。至于用什么方法，很难说只能用什么方法，不能用什么方法。既可以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用那种方法。各有千秋。研究问题的不同层次，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方法是根据问题来选择的。

七、关于科学技术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以及技术美学的问题

关于技术美学，我没有多少时间来搞。我收到浙江省政协委员顾盼同志的文章，他说，文学艺术离不开社会，而社会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很大。现在，科学技术极大地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有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要发展，就不能不研究技术美学，不能不研究技术对于艺术、对于美学的影响。他的这个观点我赞成。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讲了一通话，也就是宣传这个观点。我说，科学技术对文学艺术有很大影响，因此，文艺理论以及它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美学当然与技术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大力研究技术美学。

关于科学技术对文艺的影响，我最近还和我爱人蒋英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爱人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我问她：现代科学技术对你们的音乐有没有影响呀？她说，“当然有了，影响可大了。现在有录音带，音响技术，等等，都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都很容易解决。过去，要研究一个音乐家，先要找来他的乐谱；看了乐谱，还不知道他的音乐究竟怎么样，要琢磨好久好久。现在就很容易了，把他的谱子找来，再把录音带找来，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科学技术对于音乐的影响是不用说的。”恐怕这种情况对于各门艺术来说都是存在的。这就是物质、物质活动、科学技术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我在文代会上还讲过，由于

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可能产生新的艺术部门。现在所谓的技术美学就是这样产生的。

八、关于文艺预测的问题

预测的问题,被一些人搞得很神秘。其实预测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研究过去可以了解现在,研究现在可以知道未来。我看,现在所说的预测,无非是一种方法,它不能改变实质性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有两个。对于文艺来说,一是你所了解的文艺情况是否真实?再一个,文艺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你对文艺发展的规律掌握了没有?有了这两个东西,预测当然就出来了。比如,现在党中央讲到建国一百周年,即二〇四九年,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就是个很重大的预测。现在是一九八五年,到二〇四九年,还有六十五年。为什么能这样预测?因为中央了解世界的情况。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平同志说的,近几十年,在世界范围内,大仗打不起来。这个预测完全是在了解世界情况基础上产生的。再有一点,就是中央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出来的。至于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是个方法问题。你这么算也行,那么算也行。预测的本质就是这样。现在预测被弄得很神乎,似乎方法可以决定预测的结果。我认为,预测首先是了解情况,掌握规律,而方法不是决定性的东西。

现在有种倾向,有的人搞社会预测、文艺预测,完全受托夫勒、奈斯比特的两本书(《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的影响。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托夫勒、奈斯比特的两本书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代表着资本家的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根本不能代表我们的看法。我曾向马洪同志建议,组织一些人把这两本书以及其它一些书

分析分析,看看哪些讲的是对的,哪些是胡说八道。我们国家对于正确的、科学的东西,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不可能得出与托夫勒、奈斯比特同样的结论,不能按照他们的路数来。他们的路数是要让资本主义永远兴盛下去,而我们要走向共产主义。

九、关于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其它问题

我认为,文艺理论基本的东西还是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东西推不翻嘛!我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推翻它。上面提到的季红真的文章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嘛!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还是普列汉诺夫的那些看法。他是开山老祖,树立了对文艺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文艺理论的哲学桥梁是美学。关于什么是美,我讲过许多次,我赞成李泽厚同志的看法,即美是主观实践与客观实际交互作用后的主客观的统一。就美感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美感,因为有不同的实践嘛!人的美感不同,对艺术的欣赏能力也就不同。说到这里,我有个看法,艺术是有不同层次的。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这就是两个层次。我们现在说有普及的,还有提高的,就是不同的层次。如果是外国的经典性的文艺演出在北京城里可能卖不出票,但在海淀中关村就能卖出去,因为那儿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文化部应该对这些情况心中有数。我以前讲过,在艺术里最高的层次是哲理性的艺术作品。

我就谈这些。如果我这个外行能够给文艺界的同志提供一点信息,提供一点议论的材料,就算我做了一点事。

(本文系据钱学森同志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同志的谈话整理的)